

【胡雪巖系列】

# 紅頂商人



高陽作品集

4

紅頂商人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4  
紅頂商人

1977年6月初版

1998年9月初版第二十八刷

1999年10月二版

2002年9月二版八刷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平裝新臺幣300元

胡雪巖系列精裝一套六冊  
精裝新臺幣2400元(不分售)

著 者 高 陽  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校 對 者 黃 榮 珠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 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 
電話：(02)26418661  
台北忠孝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F  
電話：(02)27683708  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 
電話：(02)23620308  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 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  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 
電話：(07)2412802  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  
郵撥電話：26418662  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 ISBN 957-08-2010-1 (平裝)  
胡雪巖系列(全六冊) ISBN 957-08-2008-X (一套：精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[linkingp@ms9.hinet.net](mailto:linkingp@ms9.hinet.net)

紅頂商人 / 高陽著 . -- 二版 .

-- 臺北市 : 聯經 , 1999年

464面 ; 14.8×21公分 . -- (高陽作品集 ; 4)

ISBN 957-08-2010-1(平裝)

ISBN 957-08-2008-X(一套六冊 : 精裝)

[2002年9月二版八刷]

857.7

88013185

## 1

「稟大帥，」戈什哈向正在「飯後一局棋」的曾國藩請個安說，「浙江的差官求見。請大帥的示：見是不見？」

曾國藩正在打一個劫；這個劫關乎「東南半壁」的存亡，非打不可，然而他終於投子而起。「沒有不見之理。叫他進來好了。」

那名差官穿著一身破破爛爛的行裝；九月底的天氣，早該換戴暖帽了，而他仍是一頂涼帽，頂戴是亮藍頂子，可知是個三品武官。

「浙江撫標參將游天勇，給大帥請安。」那游天勇搶上兩步，跪下去磕頭，背上衣服破了個大洞，露出又黃又黑的一塊皮肉。

「起來，起來！」曾國藩看他那張臉，彷彿從未洗過似地；內心老大不忍，便吩咐戈什哈說，「先帶游參將去息一息，吃了飯再請過來說話。」

「回大帥的話，」游天勇搶著說道：「卑職奉敝省王撫台之命，限期趕到安慶，投遞公文，請大帥先過目。」

「好，好！你給我。你起來說話！」

「謝大帥！」

游天勇站起身來，略略退後兩步；微側著身子，解開衣襟，取出一個貼肉而藏的油紙包，厚甸甸地，似乎裡面裝的不止是幾張紙的一封信。

那油紙已經破裂，但解開來看，裡面的一個尺把長的大信封卻完好如新；曾國藩接到手裡，便發覺裡面裝的不是紙，是一幅布或綢。翻過來先看信面，寫的是：「專呈安慶大營曾制台親鈞啓。」下面署名：「王有齡親筆謹緘。」

再拆開來，果不其然，是一方摺疊著的雪白杭紡；信手一抖，便是一驚，字跡黑中帶紅；還有數處紫紅斑點，一望而知是血跡——王有齡和血所書的，只有四個海碗大的字：「鵠候大援」；另有一行小字：「浙江巡撫王有齡謹率全省數百萬官民百拜泣求。」

曾國藩平生修養，以「不動心」三字為歸趨；而此時不能不色變了。

大營中的幕友材官，見了這幅驚心動魄，別具一格的求援書，亦無不動容，注視著曾國藩，要看他如何處置？

曾國藩徐徐捲起那幅杭紡，向游天勇說道：「你一路奔波，風塵勞苦，且先休息。」

「是，多謝大帥。」游天勇肅然答說：「卑職得見大帥，比甚麼都安慰；種種苦楚，這會都記不起來了。只求大帥早早發兵。」

「我自有道理。」看他不願休息，曾國藩便問他浙江的情形，「你是那天動身的？」

「卑職是九月二十日從杭州動身的。那時餘杭已經淪陷。」游天勇答道，「看樣子，現在杭州已經被圍。」

「杭州的城池很堅固。我記得《一統志》上說，是十個城門。」曾國藩念道：「『候潮』聽得『清波』響，『湧金』『錢塘』定『太平』。宋仁宗的時候，處士徐仲晦，願子孫世世不離錢塘，說是永無兵燹之災。想來杭州可以守得住。」

他念的那兩句詩，游天勇倒是聽過，是拿杭州的十個城門，候潮門、清波門等等綴成詩句；至於甚麼宋朝人的話，他就莫名其妙了。只是聽語氣，說杭州守得住便無發兵之意，游天勇大為著急，不能不說話。

「杭州的城堅固，倒是不錯。不過守不長久的。」

「喔，」曾國藩楂開五指，抓梳著鬍鬚問：「這是甚麼道理？你倒說來我聽聽。」

「杭州存糧不足——。」

杭州雖稱富足，但從無積米之家。浙西米市在杭州東北方一百里處的長安鎮；杭州的地主，每年所收租穀，除了留下一家食米之外，都運到長安鎮待價而沽，所以城裡無十日之糧。這年春夏，青黃不接之際，米價大漲，而杭州經過上年二月間的一番淪陷，劫掠一空，留下來的百姓，艱苦度日，那裡來的錢購糧存貯？本來是想等新穀登場，好好作一番儲糧的打算；誰知兵敗如山，纍纍滿野，都便宜了太平軍。

「唉！」曾國藩深深嘆息，「在浙東的張玉良、李定太，如果肯拚命抵擋一陣就好了。」他

接著又問，「守城最要緊的是糧食豐足。王撫台難道就不想辦法？」

「王撫台也在極力想辦法，去年就出告示，招商採買，答應所過地方，免抽釐稅。不過路上不平靖，米商都不敢來。」游天勇說，「卑職動身的時候，聽說王撫台預備請胡道台到上海去採辦糧食軍火，也不知運到了沒有？」

「那個胡道台？」曾國藩問，「是胡元博嗎？」

「不是。是胡雪巖。」

「喔，喔，是他！聽說他非常能幹？」

「是！胡道台很能幹的；杭州城裡，大紳士逃的逃，躲的躲，全靠胡道台出面，借糧借捐維持官軍。」

曾國藩點點頭，默想了一下杭州的形勢，隨又問道：「錢塘江南岸呢？現在浙江的餉源在寧紹；這條路總是暢通的吧？」

「是。全靠這條路。不過——。」

「你說！有甚麼礙口的？」

「回大帥的話，過錢塘江，蕭山、紹興、寧波一帶，都歸王大臣管；他跟王撫台不和。事情——。」游天勇略微搖一搖頭，說不下去了。

王大臣是指欽命團練大臣王履謙。曾國藩亦深知其人，並且曾接到他來信訴苦，說紹興、寧波兩府，每月籌餉十萬兩銀子解送省城；而王有齡未發一卒渡江。現在聽游天勇的話，似乎事實



並非如此。但不論誰是誰非，將帥不和，兵民相仇，總不是好兆。浙江的局勢，真個令人灰心。

「你下去休息。」以曾國藩的地位，若有所處置，自不須跟游天勇明說，更不必向他作何解釋，只這樣吩咐：「你今晚上好好睡一覺，明來取了回信，即刻趕回杭州去覆命。公文、馬匹、盤纏，我會派人給你預備。」

「是！」游天勇站起身來請個安，「多謝大帥。」

跑上海、安慶的輪船，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四明號，船上的買辦叫蕭家驥，原是上海的富家子，生就一副喜歡搜奇探秘的性格，最初是因為好奇，拜了古應春做老師學英文。再由他的「師娘」七姑奶奶而認識了「舅舅」尤五——他跟著七姑奶奶的孩子這樣叫，因而對漕幫也有了淵源。但是，他跟胡雪巖一樣，是一個深懂「門檻」裡的內幕，卻是個在「門檻」外面的「空子」。

爲了曾國藩派李鴻章領兵援滬，四明號接連跑了幾趟安慶；到得事畢，已在深秋，蕭家驥方得抽空去看古應春。

古應春很得意了，先跟胡雪巖合作絲茶生意，很發了點財；及至江浙局勢大變，絲茶來路中斷，改行經營地皮，由於逃難的富室大族，紛紛湧向上海租界，地價大漲特漲，越發財源茂盛。而且近水樓台，選地鳩工購料都方便，所以在新闢的二馬路上，造了一所極精緻的住宅；一家三

口——七姑奶奶生了個兒子；倒用了上十口的下人。

他們師弟的感情一向深厚，自然先談些旅途情況之類的閒話。說不到幾句，聽得七姑奶奶的聲音；接著便出現在他們面前，濃妝豔抹，一張銀盆大臉，白的格外白，紅的格外紅，加以首飾炫耀，更令人不可逼視。

「師娘要出門？」蕭家驥站起身來招呼。

「是啊，有兩個遠道來的親戚，去見見上海的市面。逛逛洋行兜兜風——。」

「這麼冷的天去兜風？」古應春打斷她的話笑道：「你在發瘋！」

古應春就愛捉他妻子話中的漏洞，七姑奶奶聽慣了不理他，管自己往下說：「中午請客人吃番菜；下午去看西洋馬戲。晚上還沒有定，要不要在一起吃飯？」

「不必了！晚上回家吃飯。這兩天蟹好，我去弄一簍蟹來。」

「對！」七姑奶奶大為高興，「今年還沒有好好吃過一頓蟹。」接著又嘆口氣；「遭劫！兵荒馬亂，蟹的來路都斷了。這個年頭，做人真沒味道。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不知足了！」古應春說，「你住在夷場上，不憂穿、不憂吃，還說做人沒有味道；那麼陷在長毛那裡的人呢？」

「就為的有人陷在長毛那裡，消息不通，生死不明；教人牽腸掛肚，所以說做人沒有味道。」說著，便是滿臉不歡。

「顧不得那麼多了。」古應春用勸慰的語氣說：「你們去逛逛散散心；晚上回來吃蟹。」

七姑奶奶沒有再說甚麼；低著頭走了。

古應春亦不免黯然，「局勢很壞。」他搖搖頭，「杭州只怕就在這幾天完蛋。」

「胡先生呢？」蕭家驥問道：「不曉得在杭州怎麼樣？」

「沒有信來。」古應春忽然流下兩滴眼淚，「這麼一個好朋友，眼看他失陷在裡面，也不曉得將來還有沒有見面的日子？這兩天晚上跟你師娘談起來，都是一整夜睡不著覺。」

「吉人天相！」蕭家驥勸慰他說，「我看胡先生，不管他的相貌、性情、行爲，都不像是遭劫的人。再說，以胡先生的眼光、心思，又那裡會坐困愁城，束手無策？」

這幾句話很有用，古應春想了好一會，點點頭說：「我也怎麼樣都看不出他是短命相。」在古家吃了飯，師弟二人，同車而出；古應春將他送到了船公司，自己便到他的做地產的號子裡，派「出店老司務」去買蟹；特爲關照：只要好，價錢不論。

有這一句話，事情就好辦了。那老司務也很能幹，到內河碼頭上等著，等到一隻嘉興來的船，載來十幾隻蟹；眼明手快，先把住一籃好的不放手，然後再談價錢。

「五錢銀子一個，大小不論；這一籃三十二個，格外克己，算十五兩銀子。」

「十五兩銀子，還說克己？」

「要就要，不要拉倒。你要曉得，蟹在嘉興不貴，這一路到上海，是拿性命換來的；難道不值五錢銀子一個？」說著，就要來奪回他的貨色。

老司務那裡肯放，但是也不能照數付價；摸出十二兩現銀，塞到貨主手裡；此人不肯接，軟

磨硬吵，十四兩銀子成交。

將蟹送到古家，七姑奶奶剛好回家；拿蟹來看，只見金毛紫背，壯碩非凡，取來放在光滑如鏡的福建漆圓桌上，八足挺立，到處橫行。那老司務看著，不由得就嚙唾沫。

七姑奶奶本性厚道，也會做人，當時便對老司務說，「買得多了，你拿幾個帶到號子裡，跟同事分著嚐嚐。」說著便從簍子裡拎了一串出來，恰好五尖五團，整整十個，就手遞了過去。

老司務卻不肯要，無奈七姑奶奶執意要大家分嚐，只好帶了回去。然後親自下廚，指揮廚子用紫蘇蒸蟹；接著又開箱子找出一套銀餐具，小鉗子、小釘錘，做得極其玲瓏可愛。

正在吃得熱鬧的當兒，只見人影幢幢，有人聲、也有腳步聲——七姑奶奶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怕見這種情形，一下子嚇得手足發軟、臉色蒼白；因為她家在她六歲的時候，遭過一陣火災，當時的情形就是如此，快三十年了，印象不消，餘悸猶在。

「不要這樣子，」她又氣又急地喊，「你們在亂甚麼？」

一句話沒有完，只見男僕扶進一個人來；七姑奶奶越發驚心，但總算還好，一眼瞥見古應春是好好的。他搶上幾步，親手揭開門簾，不斷地喊：「扶好，扶好！」又抽空向裡說了句，自是對七姑奶奶而發：「快叫人搬一張藤靠椅來！」

驚魂初定的七姑奶奶問道：「誰啊？」

不知從那裡閃出來一個蕭家驥，接口說道：「胡先生！」

「那個胡先生？」

「還有那個？小爺叔！」

七姑奶奶一聽心就酸了；急急往門口迎了出去，正好男僕扶著胡雪巖到門口，燈光映照，那裡還認得出來？

「是小爺叔？」

「七姐！」滿臉于思，憔悴異常的胡雪巖勉強笑了笑，露出一嘴森森的白牙，「是我。」

「真的小爺叔？」七姑奶奶雙淚交流，「怎麼弄成這個樣子？」

「這時候那裡有功夫說話？」古應春不耐煩地催促：「還不快搬籐椅來？」

七姑奶奶趕緊回身指揮丫頭，搬來一張籐椅，鋪上褥子；男僕們七手八腳地將胡雪巖扶著躺下，她這時才發覺，胡雪巖一條腿受傷了。

「快請醫生來！拿薑湯！」古應春一疊連聲地吩咐：「熬粥！」

事出突兀，七姑奶奶亂了槍法，倒是蕭家驥比較鎮靜：「師父，你讓胡先生先坐定了再說。」

胡雪巖那邊坐定下來，已有丫頭端來一碗紅棗薑湯，他一面喝，一面喘氣，手在發抖、腿在抽筋，那副樣子看在七姑奶奶眼裡，視線立刻就模糊了。

「這是虛極了！」古應春對他妻子說，「這時候還不能多吃東西；你把那枝老山人葎拿來。」

這是因為胡雪巖已經兩個月沒有吃過一頓飽飯；坐隻小船一路逃出來，由於身上帶著公事，

不敢露面，晝伏夜行穿過一個接一個的「長毛窩」，沿途也不容易弄到食料；就算有，也不能盡情飽餐，因為腸胃太弱，驟飽之下，無法消化。相傳每年冬天開施粥廠，頭一天總有幾個窮漢因為過於貪心而脹死；七姑奶奶也懂這個道理，急急去取了那枝出自大內、珍藏已久的吉林老山人蓂來，讓胡雪巖嚼嚥而食，扶保元氣。

「小爺叔，」七姑奶奶望著他那條受傷的腿說：「我看看你的傷口。」

說著，就要伸手去捧他的腳。胡雪巖急忙往裡一縮。傷是在嘉興附近爲長毛盤問時，一句話不對勁被砍了一刀；無醫無藥，在荒郊野廟胡亂找了些香火掩敷，從小褂子上撕了些布條紮緊，如今正在潰爛，血汗淋漓，骯髒不堪，所以胡雪巖不願讓她沾手，「七姐，你不要動它。」胡雪巖說一句便喘氣，停了一下又說了兩個字：「我餓！」

「我曉得、我曉得！粥在熬了。」七姑奶奶想到一個辦法，「我先弄些東西來給小爺叔吃。」

她親自入廚，舀了一碗現成的雞湯，撇去浮油，撕一塊脯子肉剁成肉泥，倒在湯裡；然後取一塊米粉做的奶糕，在雞湯中搗碎泡化，成了一碗「漿糊」，親手捧給胡雪巖。

一聞見香味，胡雪巖先就忍不住連連嚥著唾沫；接到手裡恨不得一下子吞進肚裡，但他想到，過於露出「饞相」，會傷他們夫妻的心，所以不得不強自抑制著，裝得斯文從容地，一匙一匙啣著吃。

一大碗漿糊吃得光光，實在意有未足；便用無可奈何的聲音說道：「七姐，五臟廟還在造

反。」

「小叔叔，」古應春勸他，「等下再吃！」

「喔！」胡雪巖點點頭；但臉上是異常失望的神色。

七姑奶奶大爲不忍，但也不能不顧他的腸胃，隨即說道：「這樣吧，弄點吃不壞的東西來吃。」

於是裝了幾盤零食，松子、杏仁、蜜棗、金橘餅之類，爲他「煞饞」；而就在這個時候，傷科醫生到了，檢視傷口，認爲相當嚴重，總要半個月才能行動。

「這，這辦不到，」胡雪巖很著急地說，「至多三、五天，我一定要回去。」

「甚麼？」七姑奶奶急急問道，「小叔叔，你還要回去？回杭州？」

「是啊！杭州城裡，多少張嘴都朝天張大了在等我。」

「小叔叔是受王撫台的重託，特爲到上海來買米的。」古應春向七姑奶奶解釋：「這是救命的事，小叔叔確是不便耽擱；我已經派人去請五哥來商量了。不過，」他轉臉向傷科醫生問道：

「先生，無論如何要請你費心；不管用甚麼貴重藥，總要請你想個法子，讓我們這位小叔叔，三天以內，就能走動。」

「真的。」這時的七姑奶奶也幫著懇求，「郎中先生，你要做好事；我們這位小叔叔早到一天，杭州城裡就要多活好些人。這是陰功積德的大好事；郎中先生，你一生看過的病人，沒有比這位更要緊的。」

最後這句話很有力量，傷科醫生大為動容；將他的傷口左看右看，攢眉咂嘴了好半天，說出一句話來。

「辦法是有，只怕病人吃不起痛苦。」

「不要緊！」胡雪巖咬一咬牙說，「甚麼痛我都不在乎。只要早好！」

「說說容易。」傷科醫生大搖其頭，「看你的樣子，人是虛弱到了極點；痛得利害，人會昏過去。等我想想。」他轉臉問道：「古先生，你不是認識外國醫生？」

這一說，提醒了古應春；悔恨不迭——只爲胡雪巖的模樣，令人震驚；一時昏眩，竟想不起請西醫，如今倒不便「另請高明」了。

「是嗎！」他只好先回答了再說。

「外國醫生的看法來得慢，不過他們有兩樣藥很管用；你能不能去要點止痛藥來。」

「這，」古應春面有難色，他知道西醫跟中醫不同，不曾診視過病人，不肯隨便給藥；而且止痛的藥也不止一種，有外敷、有內服，「要那一種止痛藥，總得有個藥名才好。」

「藥名就說不出來了；噫哩咕嚕的洋文，弄不清楚。」傷科醫生略停一下，下了決心，「算了！耽誤時候，也不是一回事，我先動手。」

於是他從藥箱裡取出一個布包，一打開來，雪亮耀眼，是幾把大小不同的刀鉗；然後用新棉花擦拭傷口，運刀剝去腐肉，疼得胡雪巖滿頭大汗。古應春和七姑奶奶心驚肉跳，也陪著他淌汗；同時還得故作鎮靜，想說話來安慰病人，七姑奶奶像哄小孩似地，不斷地說：「不疼、不



疼，馬上就好了。」

畢竟好了，敷上止血定痛的「降香散」，包紮妥當；傷科醫生自己也大大地舒了口氣，「總算還好，沒有變成破傷風。」他說，「『金瘡出血太多，其脈虛細著生。』如今千萬要好好照料，疏忽不得。」

接著他又說了許多禁忌，不能勞動，不能生氣，不能大說大笑；還要「忌口」，鹹、酸、辣和熱酒、熱湯都不能喝，連熱粥也在禁忌之列。

「糟了！」七姑奶奶說，「剛喝了一大碗熱雞湯。」

「喝也喝過了，提它幹甚麼？」古應春說，「以後小心就是了。」

等傷科醫生一走，古應春要改請西醫來看；七姑奶奶不贊成，胡雪巖也表示不必，因為他自覺痛楚已經減輕，證明這位傷科醫生有些手段，自不宜更換醫生。

「我精神好多了。」胡雪巖說，「辦大事要緊。五哥怎麼還不來？」

「今天是他一個徒弟續弦，在吃喜酒，我已經派人去追了。小叔叔，」古應春說：「有事你先分派我。」

「好！」他探手入懷，掏摸了好半天，才掏出一個油紙包；遞了給古應春。

打開油紙包，裡面是驚心動魄的王有齡的兩通血書，一通致閩浙總督慶端，乞援以外，更望設法督催一直逗留在衢州的李元度，帶領所募的湘勇，往杭州這方面打，好牽制長毛，減輕杭州的壓力。